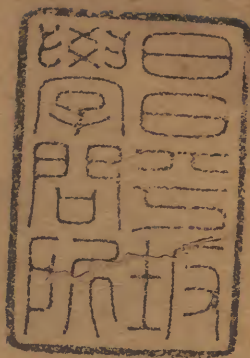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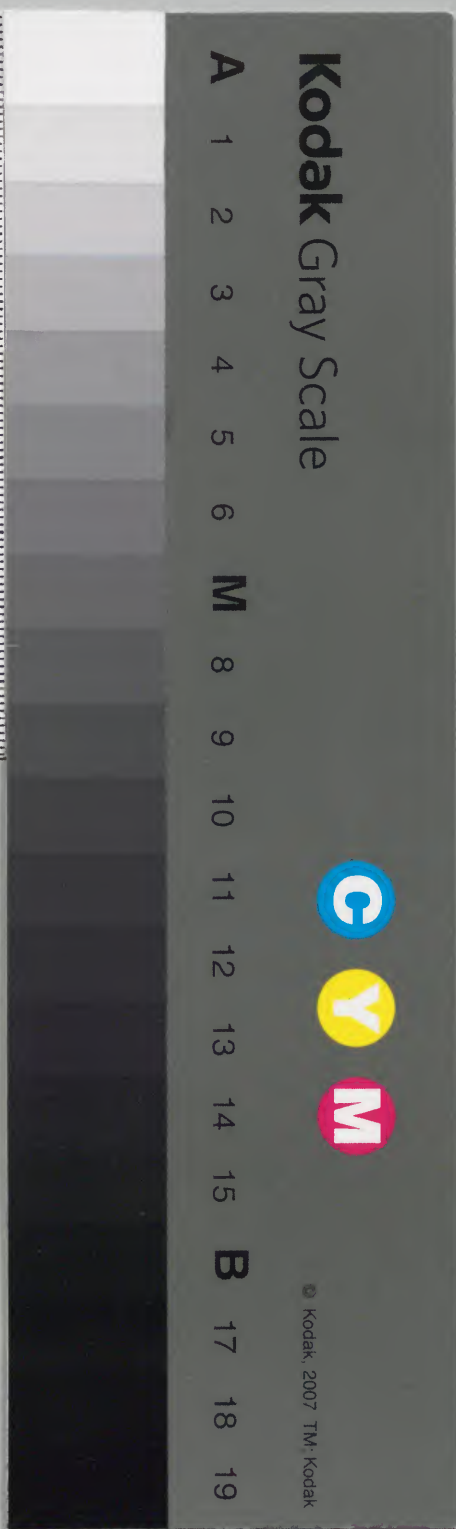
欽定明鑑 十四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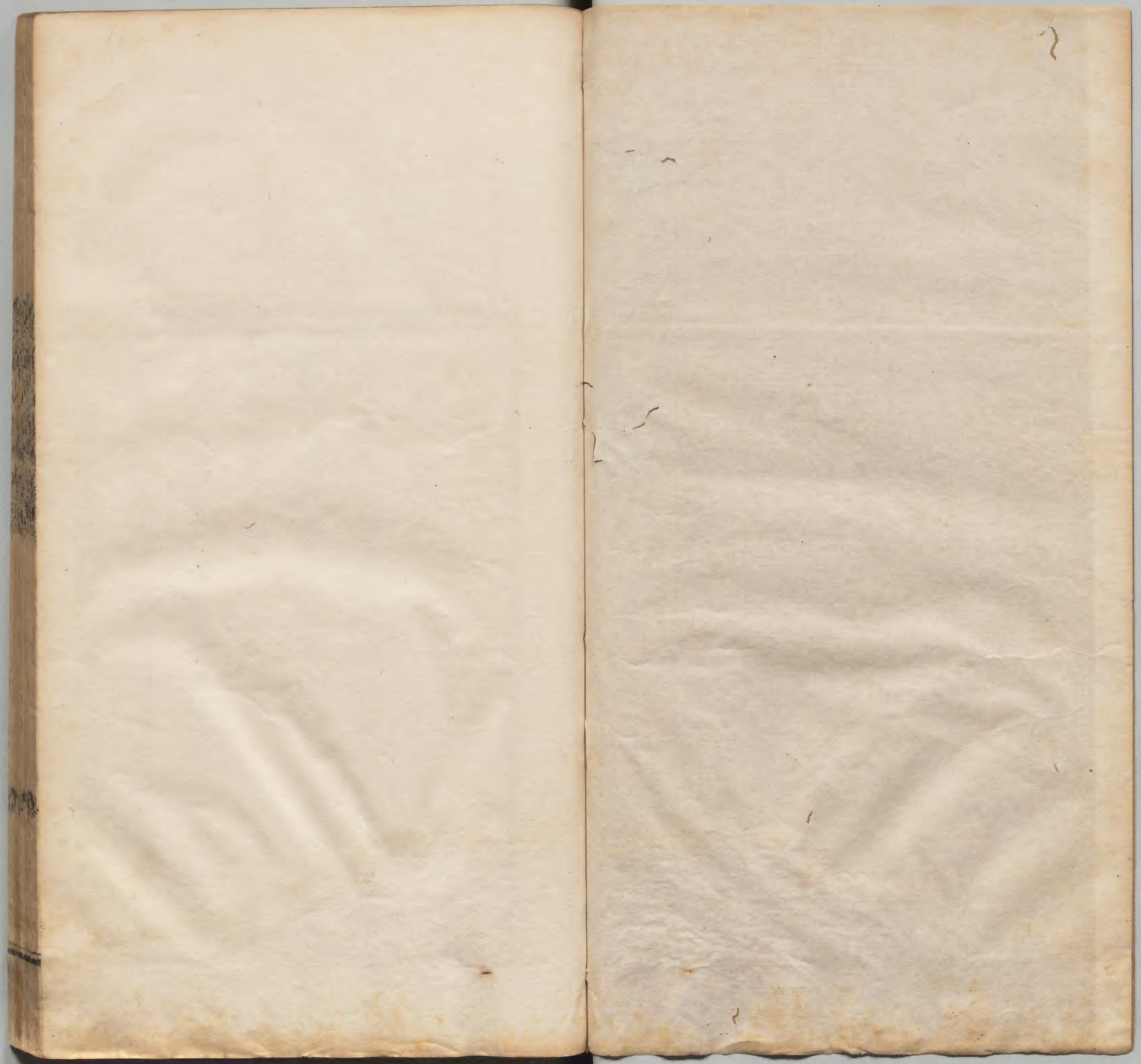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	九	四	四
一	三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二	九	四	四
三	九	四	四
漢	書	冊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94
冊數	8(5)
函號	297 172







欽定明鑑卷十四

明孝宗二

淺草文庫

十年春三月大學士徐溥疏請視朝畧曰臣伏覩陛下臨御之初敬天勤民天下皆以為堯舜之治可指日俟也比來視朝甚遲章奏批答不時斷決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正士疏遠邪說得行聞有以齋醮修鍊之說進者唐憲宗宋徽宗其已事可鑒今龍虎山上清宮及內府番經廠皆焚燬無餘彼如有靈何

不自保自古奸人蠱惑君心必以太平無事為詞唐
臣李絳有言憂先於事可以無憂事至而憂無益於
事今閭閻困窮災異疊見將來之事灼然可憂願陛
下察之帝嘉納

臣等謹按丹書之銘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
從人主早朝晏罷親近正人則宵小雖欲惑之
而不得其隙嗜欲清則精神固而太平之治可
以久自古由勤而怠者易由怠而勤者難怠念

之萌小人所日夜以伺而正士所日夜以憂也
徐溥因視朝之晏動色進言力陳禱祠之非而
深計未然之患可謂忠矣伏讀

御製徐溥疏請視朝詩云溥性有舍容封章論侃侃
褒其能事君以道也

帝御經筵罷召徐溥劉健謝遷李東陽於文華殿授
以諸司題奏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事端多者健
請出外詳閱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帝即

位以來宣召顧問自此始

臣等謹按唐虞君臣一堂交儆所由率作興事
後世莫及也孝宗從閣臣之言奮然議政乃劉
健遽以事多請出外詳閱健固所稱蹇蹇匪躬
者乃昧於責難之義耶蓋事屬稀行舉朝已詡
為盛遂疑日旰君勤理宜夙退耳誠如

御批所云君方殷勤垂詢而臣子意已憚煩不獨無以
副疇咨亦實所以乖夙夜也

給事中周璽上疏畧曰陛下即位之初諭天下有司
一夫不許擅役一錢不許擅科乃近來興作相繼費
出無經民困於科派軍困於力役壽寧侯宅第與毓
秀亭之建未得休息近又差官前去河間修蓋廟宇
夫京師腹心也河間數府肢體也若肢體傷矣腹心
能無恙乎伏望陛下深憫斯民罷止興作則太平可
致也疏入帝嘉納

臣等謹按漢文帝欲為一露臺費當百金帝曰

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罷之夫為一露臺而僅百金以四海之富若未大損於民者然念其所自來則內帑之積鎰銖皆民力也百金而不慎則逾於百金者亦將不之慎不慎則財絀取於民者益多而民之財亦絀雖欲慎之已無及矣孝宗能從周璽之諫庶幾善補過者伏讀御製周璽論罷興作詩云嘉言後世師識見實淵博誠深戒夫興作之宜省而以識見予璽亦美孝

宗之能納嘉言也

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之詹事吳寬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豈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即居於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哉帝嘉納

臣等謹按古之教太子也立三公三少使明孝

仁禮義以導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故太
子曰見正事聞正言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孔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此古者所以長
有道也夫喜狎昵之便而憚繩尺之嚴士庶人
之子弟且然況天家生而富貴自非敦敏夙成
鮮不畏嚴而樂便者近習窺其所樂而迎之以
求媚匪僻之事先入而為之主逐逐焉有欲逞
之勢異日將何所不至哉孝宗誠因吳寬之言

盡取而斥之而嚴示太子以親賢遠奸之準則
八虎之禍或可預絕即不能盡絕亦當不至如
異時之橫決也觀武宗於楊廷和劉忠皆以舊
學之恩置之綸閣雖奄寺惡之不能撓則固非
必不可與為善者諭教不早遂使羣小熒蔽以
至失德豈不惜哉

冬十月太監李廣有罪自殺廣以符籙禱祠有寵勸
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清寧宮復災

日者謂築亭犯歲忌太皇太后怒廣懼仰藥死帝疑廣有異書索其家得賄籍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百千石帝未喻左右曰隱語也黃者金白者銀耳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赴壽寧侯求解事得寢時方以宮災求言編修羅玘言文武官賄廣求進廉恥掃地然其間有部寺將帥之任天下方以為姚宋衛霍今一旦暴白恐生慢易乞密諭引退或以他事黜之章下所司帝猶憐廣詔予祠額祭葬劉健

爭之乃罷祠額仍撰文賜祭

臣等謹按春秋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大臣不知自愛至賄中涓以求進因其無氣節即決知其無才能縱使有才而心術如是將安用之所宜明正其罪俾邪正曉然而自好者乃知所勸孝宗因張鶴齡之言而置行賄者於不問是使若輩仍以夤緣干乞為得計也若如羅玘之說曲為彌縫是使庸鄙者

反得託細故以去而天下不知有激揚之實也

伏讀

御批云密諭引退或假他事罷黜則罪狀轉致不明

軒鑑所臨物靡能遁矣至撰文賜祭以異數之褒施於

宦寺已為不可況明知其有罪而猶以為可褒

乎

閏十一月下御史胡獻於獄獻言京通二倉總督監督中官每收米萬石人索白金十兩以歲運四百萬

石計之人四千金夫監督倉儲自有戶部何用中官為又東廠校尉邇者但為外戚中官報怨如御史武衢忤壽寧侯張鶴齡主事毛廣忤中官韋泰廠校遂誣以罪舉朝皆知其冤疏入鶴齡泰疏辨會給事中胡易劾監庫中官賀彬貪黷彬亦訐易遂下獻及易於獄獻謫藍山丞易久乃得釋

臣等謹按獻之劾中官監督及東廠也孝宗不之問張鶴齡韋泰疏辨而獻下獄矣易劾賀彬

孝宗不之問彬訐易而易下獄矣豈臺諫之言必虛而中官外戚之言必實乎此浸潤膚受之不行所以為明且遠也

十二月吏部尚書屠滂兵部尚書馬文升請罷傳奉官帝初以修京城河橋成授工匠四人官已又傳升通政司經歷沈祿為參議及是一月中升授二百餘人滂言傳升文職過多請惜名器之濫文升言祖宗設武階以待軍功今指揮張玘等特畫工耳乃悉注

錦衣准其襲替則衝冒矢石者何以待之不報

臣等謹按朝廷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必酌其才與能而後授焉然後居其職者知報稱之難而不肖者不敢冀非分使盡人可得則得之不足為榮矣使末技賤工可與積功累勞者同賞則趨功任勞之人怠矣孝宗初政即罷成化時傳奉官非不知倖門之不可開者母亦久昵近倖不能禁其乞恩勉焉稍以慰之而一啟其端遂

不可止雖素信之大臣以為言而亦置不省此
慎終如始古之賢君所為兢兢也

進士王守仁疏陳邊務八事一曰蓄才以備急聚公
侯之子教之武學生歲升其超異者兵部兩侍郎更
迭巡邊擇科道二三人以從使周知虛實則一旦有
急不患無人二曰舍短以取長邊將驍勇者多以過
失擯棄誠使立功自贖賢於不知地利者遠矣三曰
簡軍以省費邊將之請京軍徒以事不濟則責有所

分耳誠以賞京軍者賞邊卒數萬銳卒可立致也四
曰屯田以給食三邊之戍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
各食其力可以少息輸餽也五曰行法以振威邊將
失機立正軍法則軍威肅矣六曰敷恩以激怒兵方
失利士氣消阻誠恤其孤寡宣以國恩喻以復仇則
氣可奮矣七曰損小以全大小有剽掠一以為當救
一以為可邀遂以疲勞致敗今許以便宜惟責大效
而小挫不問則我師常逸矣八曰嚴守以乘敵嬰城

固守使食足威成然後出奇制勝所謂立於不敗之地而後能敗敵也疏上授刑部主事

臣等謹按明之中葉將帥怯懦成風其弊由於養將帥者無素待什伍者無恩指縱者昧於機宜趨便者誘於小利迨至失利而又寬之以法彼庸將罷卒知法之可以不死也則亦誰肯效死者夫庸才不可宥而良才則宜保全固非專於嚴之謂也良才以一眚掩而庸庸者轉因無

所試藏其短國何賴焉況用兵首重籌食千里持糧士不宿飽屯田廢轉輸困矣京軍志在冒功不足以振邊士之威而適足以沮邊士之氣何怪兵之不振哉守仁深悉其弊故詳舉而切言之伏讀

御製王守仁疏陳邊務詩云伯安德行全兵法尤通暢蓋學有本原而後言有實濟也

十三年夏四月更定律例明初定制法司斷獄一依

律擬議後法吏往往舍律用例以便其私及是給事中楊廉言高皇帝命劉基定律諭之曰立法貴簡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取一切冗雜之例除之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淆律之正帝從其請乃下尚書白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頒之中外

臣等謹按明祖定律時命遵唐律有貴簡之諭後情偽日起容有出於律之外者遂疑簡者之

不足以妨奸而例以繁例繁則一事之至皆若介在可輕可重之間於是吏胥以意為輕重而明祖定律之本意失矣孝宗嘗以鴻臚少卿李鏊請命尚書彭韶刪定條例至是楊廉復以為言下九卿集議議既定復摘其中六事命再議九卿執奏乃不果改蓋孝宗本寬仁諸臣亦皆平恕以寬仁平恕之意更定條例得虞書欽恤之旨矣

秋九月下行人王雄於獄先是和碩寇大同命平江伯陳銳禦之無功乃以保國公朱暉代之太監扶安監其軍雄言暉不可用且請罷監軍帝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

臣等謹按古稱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將固良矣而或撓其權亦無以制勝陳銳庸懦但令諸軍堅壁無出戰致敵蹂躪數百里如入無人之境朱暉之用特以其祖謙父永頗著勛名耳

實亦少不更事也以兵事付之素不更事之人其可以一再嘗試乎後暉所至無功足徵雄之先識其請罷監軍尤為正論乃竟以妄言下獄誠如

御批所云回護中官之見尚未盡除者也

十四年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禦之以太監苗達監其軍暉至敵已去乃搗巢於河套無所遇僅斬三級以捷聞敵旋大入暉不急赴諸

路先後斬十二級又以捷聞並上有功將士萬餘人尚書馬文升持之猶錄二百十人尋詔暉還都給事中屈伸劾暉西討無功當論罪不報

臣等謹按是役也朱暉糜帑一百六十餘萬先後僅得首功十五級乃於再奏捷時上功狀至萬餘人其欺易見也言官論之而不見聽蓋以五路搗巢出監軍苗達議敘功時又先入達言耳寺人之不可使預軍政也如是哉

十五年冬十月吏部左侍郎韓文上疏畧曰臣惟國家自景泰以來供用日盛往往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邊餉浙江雲南廣東雜辦皆先朝所無者往時年歲豐登邊境寧謐有司猶得徙有以均無用豐而補歉今太倉無數年之積內帑缺現年之需而冗食冗費日加於前萬一有數千里之水旱十數萬之軍旅不知將何以給乞敕五府六部公同計議開立條件奏請施行帝從之

臣等謹按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
之蓄曰急明初定制南京及各邊分地供給其
後則既供京師復供邊陲而民困財匱矣夫理
財者非聚財之謂也苟徒以貧為患而用心計
之臣以求裕國其害將不可勝言是在為上者
於財之未耗先為之慮而又善持大體不令有
吝嗇刻覈之事斯可久之計也史稱孝宗下廷
臣議節用凡十二事其罷冗官汰軍匠等凡權

倖所不便者皆格不行則是用之不足明知其
故而不能自斷議論雖多無益於事伏讀

御製韓文會計天下錢糧奏詩云儉德本末該敷澤
多福造儉誠為經國之要圖哉

十六年夏五月召見劉大夏於便殿問曰卿言天下
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徵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
謂不盡有常耳如粵東西歲取香藥木材費以萬計
他可知矣又問軍對曰窮與民等其帥侵剋過半也

帝太息曰朕臨御日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

臣等謹按宏治朝大臣數言民困財匱皆邀嘉納而劉大夏之言尤切孝宗奮然行之民於是得休息矣夫由正德之後追想宏治之時可謂盛治哉然其臣惟日以軍民之困為憂其君亦第以不知軍民之困自責初不敢自信其治者夫惟不自信其治治之所以盛也深念天下

之疾苦則人主無可以逸樂之時而惠之行也亦不至有名而無實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孝宗有焉孔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劉大夏有焉

秋九月詔戶部覈議鹽法帝與大臣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敝壞由陳乞者眾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都尉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

耳遂有是命

臣等謹按李東陽言鹽法之敝劉健引歐陽倫事為比而孝宗患諸臣之不肯言釐弊之銳納言之美可謂盛矣然孝宗苟深思諸臣所以不肯言之故而知恩寵之不可偏渥一切貴近待之以公裁之以禮所以約束之即所以保全之其有補於國政又豈僅理財一端而已哉

劉健李東陽謝遷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

不從久乃益見信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時人為之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臣等謹按易曰孚于嘉吉唐太宗貞觀之治所以隆者房謀杜斷太宗能用之耳劉健等拳拳篤信有古大臣風孝宗能擇其謀信其斷嘉其侃侃沃心之益近習不得聞造膝之謀史臣不備錄雖古之迪知忱恂者何以加焉

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錄重囚毋限一日故事每年會官錄囚以一日告竣給事中潘釋言審錄數多恐一日不能詳定太宗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為害後世所當遵也帝從之

臣等謹按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民之麗於法也朝廷豈能屈法以宥之但存此委曲求詳之意使天下知罪有當得而非上之忍出此則民雖見法而無所憾也孝宗

是舉仁者之用心也

夏五月罷中官監織造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大夏又乘間言四方鎮守中官之害帝曰然祖宗來設此已久安能遽革第自今以往必擇其廉如麥秀鄧原者而後用之不然則已之大夏頓首稱善

臣等謹按中官監織造苛擾貪黷其弊百出孝宗以劉大夏之言罷之可謂能斷矣然既知中官之不可監織造寧不知其不可為鎮守者而

猶以祖制為詞鐵牌之禁獨非祖制乎夫昏楮之倫其性皆全於陰其才則狡險而已其志則富貴而已而乃以廉望之是以望君子者望小人也若麥秀之在浙鄧原之在閩千百中不一二且度亦不過彼善於此耳何若專任量吏之為得乎使大夏更力陳之孝宗未必不從其議也伏讀

御批云孝宗不行遽革更當反覆盡言何乃一聞擇廉

之語輒為頓首稱善

聖筆凜然不能不為大夏惜矣

和碩入大同中官苗達勸帝選京軍一萬征之帝問劉大夏曰卿聞苗達延綏搗巢功乎對曰聞之俘婦稚十數賴國威靈得以全師歸耳不然事未可知也帝默然良久曰太宗頻出塞今何不可對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也帝曰微卿言朕幾誤遂止

臣等謹按宋仁宗時元昊屢寇邊范仲淹經畧陝西以持久可守為上策而云邊城請五路進討恐承平日久無宿將精兵此知彼知己之論也奄豎貪功妄欲以萬眾之命試其固寵之計孝宗幾為所熒劉大夏剴切言之始止信乎敬大臣則不眩也

都御史戴珊以老疾乞休優詔慰留劉大夏晏見代為請帝曰彼屬卿言耶主人留客堅客且為強留珊

獨不能為朕留耶且朕以天下事付卿等猶家人父子今太平未奏忍言歸耶大夏出告珊珊感泣曰臣死是官矣

臣等謹按權術駕馭英主以之牢籠才俊然不如感以誠之為可尚也古之待其臣者曰股肱耳目心之所向股肱耳目從而効其職人不以為股肱耳目功而歸其功於心蓋一體相須無可分別耳是故爵隆祿重賢士所望於君者正

不在是望其君之以一體視之也孝宗於大臣
肅然有師保疑丞之敬肫然有家人父子之愛
雖草野逖聽猶將感泣揚於王廷者忍稍負其
職守乎

秋八月置東西衛軍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
夏請遣操軍萬人為西衛納京東密雲薊州兵為東
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恚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
大夏曰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

臣等謹按宦寺揭飛語於宮門而孝宗燭其奸
誠聰察矣亦思若曹之不利失兵者豈真欲為
國禦侮而恚失職哉久藉以張威權而恨大臣
奪之耳至宮禁清嚴乃敢騰謗以撓大政地近
而人少不難推詰而得其主名苟取而懲之其
庶知儆乎

冬十一月貶大理少卿吳一貫為嵩明州同知先是
泰寧衛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關掩殺他衛

指為射貢使者以捷聞指揮張茂發其事命一貫往
勘得實論天祥死斃於獄天祥叔父洪屢訟寃東廠
奏一貫誣勘帝信其說劉健等爭之不能得逮一貫
等帝親鞫之欲抵一貫死尚書閔珪固爭乃謫一貫
茂論死洪論功

臣等謹按呂刑言五過之疵一曰惟反而申之
曰其審克之蓋謂詐反囚辭不可不深察也吳
一貫勘張天祥之事既已得實乃以東廠之奏

而反之孝宗之意豈非慮廷臣之枉撓而欲雪
覆盆之寃以快人意哉然東廠之能變亂是非
宜亦習聞之矣盛怒之下果於自用劉健等見
其君之厲色不敢固爭閔珪但爭法之輕重而
不敢爭事之是非交有失焉

御批論孝宗偏信生奸而並以不能剖辨責珪允哉

十八年春二月御經筵學士張元禎請講太極圖西
銘帝急取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

臣等謹按孝宗天資粹美一見太極圖西銘即深契之蓋知經世宰物之大原也使當日有臣如程朱其人者日在講筵啟以正心誠意之不可忽導以唐虞三代之可勉而至則異端不能熒近習不能惑其所成就豈止於是哉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於獄即釋之夢陽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末云壽寧侯張鶴齡招納無賴罔利賊民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

后為張氏后母金夫人泣懇於帝帝不得已下夢陽獄旋即內批宥出金夫人懇不已帝弗從左右請無重罪夢陽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亦不從謂劉大夏曰若等欲以杖斃夢陽耳吾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帝游南宮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遙見鶴齡免冠以首觸地由是稍斂戢尋夢陽遇鶴齡於途以馬箠擊之折其二齒鶴齡不敢較

臣等謹按鶴齡嘗縱家奴奪民田侍郎屠勲按

之得實請以田歸民孝宗深為嘉納則鶴齡犯
法固所素知也夢陽劾之雖后母之泣懇左右
之巧構而不肯予杖孝宗之善全直臣也惟不
得已而下之獄未免有所迫而周旋其間耳且
知鶴齡之犯法而不懲之致他日有以不軌告
者事雖無徵然私憾殺人則屢有焉誠如

御批所云必待其入侍南宮從容密敕更何以少倣凶
頑坐使鶴齡等驕縱日深至嘉靖時終遭禍敗所謂

愛之適以害之耳至夢陽道擊鶴齡則恃孝宗之庇
直臣也而故為婞直詭激之事以駭觀聽傷士
習實甚非士君子所宜出也

右明孝宗在位十八年

宏治十八年夏五月帝即位東宮舊豎劉瑾等導帝
遊戲遺詔所當興罷皆廢格不行
臣等謹按孝宗之諭劉健等曰東宮年少好逸
樂信乎知子莫若父也武宗失德不可枚舉然
其初不過好逸樂之一念而已好逸而大臣以
勤望之好樂而大臣以憂告之則以大臣所言

欽定明鑑卷十五

明武宗

宏治十八年夏五月帝即位東宮舊豎劉瑾等導帝
遊戲遺詔所當興罷皆廢格不行

臣等謹按孝宗之諭劉健等曰東宮年少好逸
樂信乎知子莫若父也武宗失德不可枚舉然
其初不過好逸樂之一念而已好逸而大臣以
勤望之好樂而大臣以憂告之則以大臣所言

為苦而以小人所誘為甘矣夫即位之初即能
強自振奮以立新政識者猶慮其久而漸怠也
況初立而即置遺詔於不行者乎

正德元年春三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夏四月吏部
尚書馬文升罷

臣等謹按伊尹告太甲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
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毋越厥命以自覆賢
君垂裕後昆懼良法美意之莫與守遺之以賢

猶恐衰老力盡匡輔之日無多而繼起者或不
逮也先朝求之若渴而後嗣棄之如遺可乎

秋七月南京御史陸崑等上疏畧曰自古奸臣欲擅
主權必先蠱惑其心志如趙高勸二世嚴刑肆志和
靡導君勿使親儒生皆此術也陛下即位以來太監
馬永成魏彬劉瑾傅興羅祥谷大用輩共為蒙蔽日
事宴遊若輩必謂宮中行樂何關治亂此正奸人欺

君之計也伏望亟屏永成輩委任大臣務親正學以還至治疏入帝不省尋逮下獄杖三十除名

臣等謹按邪正治亂之迹至易明也使武宗披閱史冊見趙高和士開仇士良之事寧不曉然於其人為何如人其世為何如世而且笑墮其術者之愚乃諫官言之而不省者其心未必不曰何遽至是而不知此念即所以必至是者也伏讀

御製陸崑等劾內監之奸詩云言官極諫連忠烈抒正氣嘉之者至矣

冬十月罷大學士劉健謝遷帝漸信用劉瑾瑾勸帝微行又增置皇莊至二百餘所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劾之章下閣議健等力持之會戶部尚書韓文率諸大臣上疏劾瑾等其疏主事李夢陽所草也疏入帝驚泣不食遣司禮監李榮王岳至閣議欲安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健推案哭曰先帝執老臣手付以

大事今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惟李東陽語稍緩王岳慨然曰閣議是具以白帝明日召諸大臣入李榮手文等疏曰有旨諸先生言良是幸少寬之上自處耳健約文等詰朝伏闕面爭而王岳從中應之焦芳馳告瑾瑾等夜伏帝前環泣曰害奴儕者王岳也岳結閣臣欲制上出入故先去所忌耳帝大怒立收岳命瑾掌司禮監永成大用掌東西廠健等俱上章求去瑾矯旨聽健遷歸留東陽岳充南京

淨軍追殺之於途

臣等謹按武宗昵比八黨年餘以來健等言亦數矣曾不為意是其不能奮斷以割恩也健等寧不知之特以身受付託追先朝之殊遇而欲少報於嗣君且猶冀武宗方沖年迷悟易轉即或尚有所戀度亦未必徇小豎而逐顧命之臣而不料事之顛倒一至此極也蓋至是而是非決裂不可救藥也已誠如

御批所云武宗即未能覺悟其失翻然改絃何至一聞請誅羣閹之言輒爾驚泣不食袒護之極遂至情不自持其童駭昏闇之狀實為可憫可恨也

以焦芳為文淵閣大學士吏部侍郎王鏊兼翰林學士入內閣並預機務劉瑾欲引芳而廷議獨推鏊瑾迫公論令與芳同入閣芳一阿瑾意鏊雖持正不能與抗事有不可與李東陽彌縫其間多所補救

臣等謹按君子欲去小人以進退爭之爭之不

得則退可也既不能去之矣而度吾力足以制之即不能制之矣而侃侃持正使小人猶憚已而不敢甚恣則雖不退可也至小人不已憚而已且憚小人則所謂彌縫者亦僅矣瑾以通鑑纂要謄寫不謹欲因為東陽罪東陽大窘屬焦芳為解乃止夫去則去耳何窘之有此誠氣節之士之所羞也伏讀

御批云李東陽獨以依阿免禍不但遇事不能匡正且

金定日金 卷一五
一逢瑾怒輒向芳仰面求容尚得稱心存廉恥者乎
洵立萬古臣道之防矣

給事中劉蒞呂朮請留劉健謝遷不報南京給事中
戴銑御史薄彥徽率同官復言之瑾激帝怒并蒞朮
俱予杖削籍南京御史蔣欽與銑等同得譴出獄甫
三日獨疏復劾瑾再杖三十繫獄越三日復疏請殺
瑾再杖三十卒於獄南京御史劉玉上疏畧曰瑾等
佞倖小臣凡其巧為戲弄博陛下之一笑而已大學

士劉健謝遷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者也陛下徇逸遊
之樂棄輔導之臣此誠治亂安危之所繫也乞將瑾
等執下法司勉留健遷仍責以輔導之任疏入不報
尋逮繫削籍

臣等謹按劉健謝遷先朝大臣也且不得其言
而去劉蒞等以疎遠小臣而數數言之其必不
入也明甚夫明知其不入也而言之卒不能已
則天性之激發不可遏也蔣欽三上疏自知必

死而不敢不言者或以死冀君之一悟也後欽
天監五官監候楊源以星變為言意指瑾瑾叱
之曰若何官亦學為忠臣源厲聲曰官大小異
忠一也其言可以起懦卒杖戍以死詩曰風雨
如晦雞鳴不已諸人其亦可悲也已伏讀

御製劉玉請辨忠佞詩云佞臣專政權者舊半謫免
私暱充宮庭忠佞未能辨蓋憫陳言者之不遇而
嘉其志也

二年春三月劉瑾矯詔榜奸黨於朝堂列大臣劉健
謝遷及庶僚凡五十三人皆時望也

臣等謹按東漢錮黨人靈帝之蔽於奄豎也然
猶曰以處士橫議為名北宋刊黨籍徽宗之惑
於權奸也然猶曰以紹述為名茲奸黨之榜無
以名之名之曰抨擊倖奄而已夫抨擊倖奄即
為奸臣則附奄而逢君者皆忠臣矣武宗亦嘗
思之乎

秋八月作豹房於西華門外帝朝夕處其中謂之新宅日召教坊入新宅承應羣小見幸者皆集於豹房臣等謹按人君端拱法宮言動則左右史書之然後常存敬畏而嗜欲不敢開武宗宮中行樂不親朝政亦已失矣猶以為未足而營別室於外聚佞倖採聲妓日處其中名為新宅是以先朝之宮殿為舊而可厭也夏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

亡武宗兼有之矣

冬十月以南京戶部尚書楊廷和為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廷和為詹事時附經義指斥近倖劉瑾惡之傳旨改南京吏部侍郎至是帝問楊學士何在遂有是命

臣等謹按北齊書言文宣帝能用楊愔故主昏於上政清於下武宗失德畧與文宣等然能用廷和猶有知人之明也厥後劉忠費宏毛紀蔣

冕楊一清梁儲相繼入閣雖未能匡君德而尚足秉國成良由孝宗培植人才者厚耳語曰百年之計樹人諒哉
三年春正月大計外吏內批黜翰林學士吳儼御史楊南金瑾求金於儼儼不與南金為都御史劉宇所搆瑾亦怒之時方考察天下朝覲官瑾忽批奏尾黜二人初瑾每奏事必伺帝為戲弄時帝亟揮去曰吾用若何事乃溷我自此事皆決於瑾是批出中外駭

異

臣等謹按人主耽於燕樂即令以其隙躬覽章奏而精神不屬舉措必乖况盡付之宵小哉武宗以批答奏疏為相溷一若人主之職專在謀樂者武宗不自決而資於瑾瑾又不能自決而資於妹壻孫聰市僧張文冕是以一二無賴持天下之事也伏讀

御批云劉瑾之於武宗久已肆行蠱惑尚慮其清明忽

啟故必伺其遊戲時始行奏事因得以乘間弄權
聖智如神備悉小人之情狀矣

夏六月劉瑾矯詔執朝官三百餘人下獄午朝退有
遺匿名書數瑾罪者瑾召百官悉跪奉天門外詰責
之至暮執五品以下官下之獄主事何欽順天推官
周臣進士陸伸皆暍死明日李東陽等力救瑾亦廉
知其同類所為獲免

臣等謹按瑾得匿名書幾欲盡朝士而罪之而

不謂竟出於同儕夫與瑾同儕詎有善類哉然
且深惡瑾之所為若此則忠臣義士之疾瑾者
可知也天下之人無賢不肖皆欲甘心於瑾瑾
之危若朝露乃猶煽其虐燄自張於旦夕小人
之無忌憚小人之愚也

四年春二月黜前大學士劉健謝遷為民初瑾等撫
田州岑猛事逮前兵部尚書劉大夏欲坐以激變論
死王鏊等力救乃戍之肅州瑾憾健遷不已健遷在

閣時浙江應詔舉懷才抱德之士以餘姚周禮徐子元許龍上虞徐文彪上未錄也瑾以禮等皆遷同鄉而草詔由健欲因此罪之下禮等詔獄屬主者詞連健遷欲逮二人籍其家李東陽力救乃除名並榜禁自今餘姚人不得任京官

臣等謹按劉瑾嘗以破冒邊費罪楊一清又嘗創罰米法先朝舊臣如雍泰馬文升韓文許進等皆誣以細故而破其家焦芳劉宇為虎傅翼

至以勲德素著之人幾求為黔首而不得誠可悲也夫瑾等憾健遷大夏如此卒不能指其瑕額僅誣以疑似無據之詞則三人持守之粹益可見矣

夏六月以劉宇兼文淵閣大學士宇乞歸以張綵為吏部尚書瑾始納賄望不過數百金宇首以萬金贖瑾瑾大喜遂由兵部尚書長吏部至是瑾欲以綵代宇乃令宇入閣宇將受事瑾曰爾真欲相耶此地豈

容再入宇不得已乞省墓去

臣等謹按小人知利不知義並知利不知害宇
媚瑾旋奪其位是既為君子所羞復為小人
所賤媚何益乎焦芳後為段冕所構瑾數於衆
中斥之慚沮而去張綵起自郎署一歲中長六
卿明年即坐瑾磔屍是快然得意亦不過一歲
耳以一歲之寵利甘以身為萬古炯戒甚哉其
愚也至茂惡相矛小人常態伏讀

御批云劉宇因焦芳交結奸閹以厚賄干進至瑾欲用
張綵遂假以入閣為名去宇吏部旋即被沮而歸又
焉知非焦芳之惡其相軋而陰使乎洵

洞見當日情事矣

五年夏四月安化王寘鐫反遊擊將軍仇鉞討平之
寘鐫素狂誕與其黨指揮周昂等潛蓄逆謀會大理
少卿周東度田寧夏苛斂騰怨巡撫安維學貪虐寘
鐫遂激衆怒殺東維學而反詔起楊一清總制軍務

金定明錄 卷三
太監張永為監軍討之先是仇鉞屯玉泉營聞變謬以兵隸賊營稱疾堅卧一清將至寘鑄使昂就鉞問計鉞伏卒捶殺昂躍馬大呼壯士皆集徑詣寘鑄第縛之送京師賜死鉞以功封咸寧伯

臣等謹按寘鑄一郡王耳其勢不惟不如劉滂司馬倫並不如高煦宸濠也而敢為戎首者固其天性好亂亦以奄瑾亂政內有可指之名東維學貪虐外有可乘之釁耳仇鉞倉卒定變使

亂賊於十八日中縛送闕下厥功懋焉伏讀御製寘鑄之叛詩云攘外推仇鉞安內由一清蓋鉞能剋期平賊而後一清得從容以施誅瑾之計其功一也

秋八月劉瑾伏誅初寘鑄檄數瑾罪瑾匿之楊一清知張永與瑾有隙為永畫策請誅瑾永難之一清曰瑾誅公益柄用苟得請即行事毋緩須臾永意乃決先是術者妄言瑾從孫二漢大貴瑾遂謀不軌永捷

疏至將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使緩其期都人籍籍言瑾將以是日為亂永先期入帝置酒勞永及夜瑾退永出寘鐺檄且言瑾不法十七事帝已醉俯首曰奴負我遂執瑾繫菜廠明日帝親籍其家得金銀數百萬穿宮牌五百偽璽一及衣甲弓弩又常所持扇柄藏利匕首二帝大怒曰奴果反命百官會鞫磔於市二漢及逆黨皆伏誅

臣等謹按劉瑾初用事時志不過富貴既極於

富貴而志之奢遂不自知其所極馴至私蓄甲仗謀危宗社非急誅之變且不測矣武宗既誅逆瑾誠因是思之奄宦被橫寵如劉瑾者意亦可以足矣而且為狂噬如此則知小忠小信其可狎者皆其可畏者也幡然改念盡去其類天下豈不幸甚乃馬永成谷大用之徒如故錢寧江彬之羣復進有以知武宗之終不悟也楊一清深結張永窺其相傾相軋而巧用以除巨憝

伏讀

御批云一清蓋能洞見小人肺腑而譎以行其正者

御製劉瑾用事詩云一清謀實深結永除內賊蓋臣

謀國之衷千載若揭矣

七年夏閏五月都御史彭澤咸寧伯仇鉞平河南賊
秋八月都御史陸完平山東賊初霸州人劉六劉七
從有司捕盜有功劉瑾家人梁洪徵賄不得誣為盜
令捕之六等乃投大盜張茂張茂者嘗黃緣馬永成

谷大用出入豹房者也茂旋為御史甯杲所擒六等
詣官降已而復叛劉六劉七齊彥名掠山東楊虎趙
鏊掠河南惠安伯張偉都御史馬中錫討之無功詔
陸完督邊兵代之完屢有功谷大用意賊旦夕平自
請督師尋遇賊於長垣敗績乃召還朝議以河南賊
委澤鉞以山東賊委完澤完等次第平之賊自起至
平凡二年餘

臣等謹按正德時朝政濁亂羣盜滿山四川湖

廣江西揭竿響應洪鐘林俊彭澤俞諫先後平之而劉六等尤劇張茂出入豹房聞者更為動色迹其烏合豕突震及數千里幾阻郊裡與崇禎時流賊勢畧相似幸而休息百年民心猶固故澤完等僅勝之耳然亦殆矣哉

秋九月賜義子一百二十七人國姓皆中官奴卒帝所悅者也

臣等謹按漢唐賜姓宋儒譏之謂非所以敬祖

重族矧子者親之支也乞丐攜養宦寺有之士流斷不屑為五季諸主始有養勇士為義子之事固由不學然亦冀收其用未概加諸奴隸也武宗暱比羣小為失已大乃又收為義子賜之國姓躬承宗廟之重而不惜聚羣不逞以為祖宗羞誠如

御批所云由其好狎匪人遂置貴賤尊卑於不顧支牒所關而紊濫若此其他尚可問乎

冬十一月留宣府大同遼東延綏四鎮兵於京師初大同遊擊江彬領邊兵討賊賊平過京師結義子錢寧以進大得幸彬欲藉邊兵自固乃盛稱邊兵驍悍勝京軍請互調操練帝從之留四鎮兵彬兼統之帝自領羣奄善射者為中軍李東陽諫不聽

臣等謹按中原兵力不足以制盜而後調邊兵不得已之事也其時兵部尚書何鑑以餘孽未淨議邊將分駐畿輔山東仇鉞以邊兵久勞請

留三分之一餘遣還皆不得已之謀也乃江彬以是固寵武宗即以是取樂君臣胥失之矣

九年夏五月以都御史彭澤提督甘肅軍務經理哈密初哈密巴雅濟襲父封為忠順王淫虐不親政事土魯番酋莽蘇爾以甘言誘之巴雅濟遂奔土魯番莽蘇爾既據哈密遣人投嫚書總制鄧璋以聞詔遣澤往土魯番聲言與金帛萬數即歸城印澤謂番人嗜利可因而款也遣哈密都督舍音和珊以幣二千

銀酒鎗一賂之舍音和珊先與莽蘇爾通澤不知也
莽蘇爾偽許澤遠奏事平帝召澤還而巴雅濟迄不
返至十年莽蘇爾要重賞始獻城十二年舍音和珊
復誘莽蘇爾取哈密寇嘉峪關遊擊芮寧戰沒詔澤
再往會副使陳九疇囚舍音和珊絕其內應莽蘇爾
乃乞和澤兵遂罷時兵部尚書王瓊憾澤劾其誣妄
辱國斥為民

臣等謹按土魯番倔强久矣澤能武震以懾威

之服而舍之可也服之不能而欲款以區區之
賂此即舍音和珊不貳巴雅濟竟返而以天朝
行賂外域已為所輕況莽蘇爾偽許耳而可以
事平告乎澤是時年已遲暮又久在兵間而厭
之故為計之偷至是

御批謂其削奪之由雖由王瓊報復然坐以誣妄辱國
澤豈能自為解免足以為任事苟且者炯鑒矣
冬十二月營乾清宮加天下賦百萬

臣等謹按乾清宮之災以張燈故茲復因營建
加賦是始以逸樂繼以培克武宗之不德甚矣
當是時閹寺用事盜賊橫行而猶朘民脂其不
至於傾覆也幾希

十年春正月帝有事於南郊逮暮成禮漏下二鼓始
還宮楊廷和楊一清皆疏諫不報

臣等謹按祀天曰禋言精意以享也人主之心
無日不與上帝相對然後敬奉珪幣上帝居歆

百神受職今逮暮成禮其與昏棄厥肆祀弗答
者何以異哉伏讀

御批云昔齊東昏於元會至暮受朝貽譏前史武宗且

蔑視明禋不幾況而愈下乎蓋深著其不敬之罪矣
迨及明年復有速蕝祀事獵於南海子之舉且
明以告百官夫人君所畏者惟天不畏於天則
其於政事也皆昏昏怠之餘而已

冬十月遣太監劉允使烏斯藏左右言西域僧能知

三世帝欲見之命允往迎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供
具他物稱是允所攜茶鹽又數十萬番僧恐中國誘
殺之匿不出見允脅以威番人夜襲之悉奪其所齎
士卒死者數百人允乘善馬獲免

臣等謹按漢明帝求佛書固屬過舉然未嘗罄
帑藏以往也永樂間遣侯顯入番亦僅齎書幣
選壯士健馬以行非如允之盛治貲裝也武宗
通梵唄嘗自稱大慶法王命鑄金印其為是舉

不過以為異聞而欲一目擊以驗之然亦知劉
允之騷擾郵傳取侮外番如是乎

帝好微行嘗出西安門經宿返大學士梁儲疏諫畧
曰臣竊聞聖駕自西安門出經宿而返臣惟天子出
入必備法駕傳警蹕所以防意外之虞也今聖駕之
出不知環衛者何人萬一車馬驚蹶何以備之伏望
自今以後戒非時之宴遊仍乞查究導引之人置之
於法疏入不報

臣等謹按人主臨御之所行幸之地應三垣
法駕之出稱警傳蹕所以崇威嚴定民志亦所
不以戒不虞也若悉屏儀衛雜迹里閭即賴宗社
之靈百神呵護萬不至有博浪柏人之事然已
蹈危機矣伏讀

御製梁儲勸止臨幸詩云隨從祇宦豎非禮太自輕
然則武宗之不至於危亦幸而已

十二年秋八月帝微行至宣府時江彬欲帝遠遊使

他幸臣不得近因言宣府多美婦人且可藉觀邊釁
帝然之微服至昌平傳報出關甚急巡關御史張欽
閉關不奉詔大學士梁儲等追從於沙河堅請迴蹕
帝不得已還數日復夜出使谷大用代欽守關令毋
出羣臣遂幸宣府彬先為帝營鎮國府輦豹房珍玩
女御實之數從帝入民家索婦女帝樂之幾忘歸

臣等謹按前史所書佞倖第籍孺韓嫣輩其以
武夫蒙寵者隋煬帝之宇文化及唐明皇之安

祿山與武宗之江彬而已夫處豺狼於肘腋而
 又常與微行遠出塞外危哉且是時賊擾民困
 寧藩俟釁太康十旬之畋而夷羿起穆王八駿
 之遊而徐偃叛彬置其君之危於不顧武宗亦
 不置其國之危於不顧哉伏讀

御批云江彬因武宗荒嬉無度多方蠱惑使之流連忘
 返彬雖旋伏刑誅而武宗之貽笑千秋豈能掩乎
 御製江彬姦佞詩云主昏招佞邪正德自暴棄武宗

誠不善自謀也已

九月帝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時自宣
 府至陽和所駐蹕稱軍門調發軍馬錢糧以威武大
 將軍鈞帖行之命戶部發銀一百萬輸宣府備賞勞
 臣等謹按大將軍雖貴人臣也武宗以為榮而
 不知其甚辱昔漢靈帝自稱無上將軍為萬世
 口實武宗抑又甚焉誠如

御批所云名不正而言不順徵兆實屬不祥乃竟得保

金定日金 卷一五
有宗祧豈以孝宗遺澤未泯故不致遂臻淪覆耶
十三年春正月帝至自宣府先是十二年十月小王
子南寇總兵官王勳與戰於應州城外帝率近侍自
陽和赴援敵退引而西勳等以捷聞於朝及帝將還
命百官製綵帳郊迎至是百官迎於德勝門外綵帳
數千序詞稱威武大將軍羣臣列名亦不敢稱臣帝
御武帳閣臣奉觴稱賀帝曰朕在榆河親斬敵一級
亦知之乎皆頓首稱聖武居十四日復如宣府楊廷

和等再疏諫不聽

臣等謹按唐太宗禦突厥宋真宗扞契丹皆不
得已臨以威靈非樂為是也英宗土木之變其
時師旅甚盛宿將猶有如張輔輩者尚至差跌
應州之役何所恃而不蹈覆轍耶乃製帳郊迎
奉觴稱賀君臣為謔舉國若狂夫一將之智有
餘萬乘之才不足唐太宗所以譏魏武也榆河
斬敵一級曾足以言一將之智哉

秋九月帝自加封鎮國公帝以二月還京師七月復如宣府由大同渡黃河次榆林至綏德州還經偏頭關抵太原大徵女樂至是敕曰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統領六師累建奇功特加封鎮國公歲祿五千石楊廷和梁儲等極諫不聽

臣等謹按將帥建奇功膺茅土所以勸之也富有四海而私羨國公之號與五千石之祿毋乃

太自貶乎

御批以委蛇阿順責楊廷和等蓋不諫於旗帳奉迎之

時且奉觴賀聖武茲之諫何足贖哉

南贛汀漳巡撫王守仁平江西賊先是陳金俞諫討江西賊未盡復嘯聚兵部尚書王瓊薦守仁為巡撫旋改提督軍務守仁於各屬弩手中選驍勇者縣千人或九百兵備官統之以待應變其原額官兵汰老弱三之一專守城隘至贛州知左右多賊耳目詰老隸悉其隱貫之使詞賊動靜先討大帽山大庾橫水

左溪諸賊皆平之贛州知府邢珣吉安知府伍文定復平桶岡賊守仁復破上中下三泐於是餘賊悉平臣等謹按南贛諸賊泐頭連於閩桶岡介於楚左溪橫水亘其中賊恃山溪叢雜以抗拒官軍而官軍遂無如之何或議招撫或徵土兵撫之則不來土兵不能辦賊而適足為閭閻害守仁帥數文吏數旬之間四省肅清無他練士而振惰使猾隸為賊用者轉而為我用知賊所以難

平而賊遂不足平也

十四年春二月帝降敕諭吏部鎮國公朱壽宜加太師諭禮部太師鎮國公朱壽今往兩畿山東祀神祈福諭工部速修黃馬快船備用閣臣科道皆切諫不報郎中黃鞏上疏陳急務六事一崇正學二通言路三正名號四戒遊幸五去小人六建儲貳時員外郎陸震見鞏疏稱歎因連署以進修撰舒芬亦偕其同官崔桐等疏諫凡諫者百四十一人帝大怒盡下之

詔獄罰跪闕下五日跪畢杖之死者十一人餘貶竄有差

三五 臣等謹按鞏等或居郎署或職詞曹非有言事
辭滯之責也然武宗所為若此乃安危存亡之機苟
辭滯有人心何忍以職事為諉愬焉視之蹇蹇之誠
固與明季之紛呶市直者異矣伏讀

御製黃鞏疏陳急務詩云鞏震並遭刑耳目自遮蔽
武宗之失著而鞏等之忠亦昭於千古焉

夏六月寧王宸濠反宸濠初賂劉瑾復護衛瑾誅仍
論奪復因伶人臧賢遍賂朝貴陸完議予之副使胡
世寧言其有異志坐下獄論成宸濠以帝未誕儲貳
賂錢寧取中旨召其子司香太廟寧言於帝以異色
龍箋報賜故事所以賜監國者也宸濠大喜由是日
夕覬覦巡撫孫燧七上書言之皆為所邀阻會御史
蕭淮盡發其不軌狀大學士楊廷和請遣大臣宣諭
帝命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持諭往收其護

衛宸濠遂殺巡撫孫燧副使許逵而反畧九江南康皆陷之

臣等謹按春秋嚴無將之誅漢法重不道之律人臣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可緩治乎宸濠必反人所盡知事幾間不容髮楊廷和不知為之備而僅欲收其護衛彼蓄謀十數年肯坐而受制哉至引宣宗處趙王之事為比尤為不類

御批以措置迂謬責之廷和誠不能道其咎矣

御製宸濠之叛詩云逆志久萌胸僭妄逾典制神器心竊窺賂宦思承繼蓋著其窺伺之非一日而武

宗君臣之不能早備也

提督南贛軍務都御史王守仁討宸濠擒之先是福州軍人進貴等作亂尚書王瓊知宸濠且反謂主事應貴曰此事不足煩守仁但假之便宜敕書以待他變可也守仁行至豐城聞變急趨吉安與知府伍文

定徵調兵食恐宸濠直趨南京乃揚言朝廷先知宸濠將反已命京軍及湖廣兩廣兵取南昌宸濠果疑既乃悟守仁給之遂攻安慶不能下守仁帥臨江知府戴德孺袁州知府徐璉逕攻南昌克之宸濠還兵自救敗於黃家渡再戰又大敗退保樵舍聯舟為方陳官軍以小舟載薪縱火賊大亂宸濠與其世子及降賊各官俱就執南康九江亦以次克復

臣等謹按宸濠起南昌不旬日而陷二郡勢張

甚守仁浹月而平之其功固赫赫在人耳目然非王瓊以進貴之亂使守仁他出先據上游則守仁之在南昌將與孫燧許逵同致命遂志而已其時疆臣微論無如守仁者即令有之而號召動稽時日賊已益熾豹房羣倖挾乘輿冒不測萬一不捷天下事尚可問哉則謂宸濠之平瓊與守仁同功可也

十五年秋閏八月受江西俘初宸濠反問至邊將在

金定日金 卷三十五
三
豹房者各獻擒宸濠策帝亦欲假親征南遊遂自將
京軍行至涿州守仁捷奏至留之不下命太監張忠
安邊伯許泰率禁軍往江西忠泰疾守仁功欲令放
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其未至俘宸濠發南昌
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不與至錢唐守仁夜見
張永頌其賢且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然之守
仁乃以宸濠付永俘至帝令設廣場樹大纛環以諸
軍釋囚去縛伐鼓鳴金而擒之檻繫舟中民間訛言

其將為變帝心疑欲歸遂發南京冬十月至通州羣
臣請如高煦寘鐺故事令天下諸王議宸濠罪不聽
趣召楊廷和至通州受事賜宸濠死焚其屍

臣等謹按宗藩為逆國家之大不幸也而武宗
若幸得之以為南遊名捷奏至而不下無賊可
討猶發禁旅以擾江西廣場受俘伐鼓縱金作
向敵狀如兒戲然其可以使遠近聞乎至罪人
斯得則致辟之舉周公不敢寬管叔楊廷和等

猶援故事實為拘執洵如

御批所云宸濠身為悖逆在南京受俘之日距被擒已

逾一載論者尚欲令天下諸王議罪勢必更加遷緩

又豈處亂臣賊子之道乎

十六年春三月帝崩於豹房帝於正月郊祀輿疾歸

及是益甚謂太監陳敬蘇進達皇太后天下事與內

閣輔臣處之前此事皆由朕誤非汝輩所能預也時

楊廷和請於皇太后傳遺旨召興獻王長子厚熹嗣

位罷威武團營邊軍俱遣歸江彬內疑其黨李琮勸
彬速反彬未決會坤寧宮安鴟吻彬入祭祭畢收之
下獄

臣等謹按中人之資可與為善可與為惡當其
初為惡也未嘗不內慚有助之者而安之人欲
既肆則遂自忘其所為之何似已武宗固自誤
然亦羣小誤之也及至神識將離慾窮理見追
憶生平不堪回首亦既自知其誤雖痛恨羣小

亦復何及乃猶欲以遺言庇之何迷戀之深乎

伏讀

御批云當時豹房寢疾左右無人安知非若輩恐朝臣論其前罪故矯傳此命以託為解免之由洵推見至

隱矣楊廷和當嘉靖未至時不動聲色元凶就縛四十餘日內中外不驚其才亦足多哉

右明武宗在位十六年

欽定明鑑卷十六

明世宗

正德十六年夏四月興世子厚熄至京師止於郊外禮部尚書毛澄具儀請如皇太子即位禮王顧長史索宗皋曰遺詔以我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楊廷和請由東安門入居文華殿擇日登極不允會皇太后趣羣臣上牋勸進乃即郊外受牋是日日中入自大明門御奉天殿即位

臣等謹按禮為人後者為之子禮臣具皇太子
即位儀固入嗣大統之正禮也嘉靖乃有嗣皇
帝位非皇子之言且大行在殯不遽入臨而欲
備法駕入中門以侈即位於是知其德之涼矣
詔議崇奉興獻王典禮楊廷和出漢定陶王宋濮王
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足為據澄上議曰漢成帝
立定陶王為太子而以楚王孫景後定陶共王師丹
以為恩禮備至今陛下入繼大統宜如定陶王故事

以益王子厚炫主後興國其稱號亦如宋英宗濮安
懿王故事稱孝宗曰皇考興獻王曰皇叔父興獻王
妃曰皇叔母議上帝大愠曰父母若是互易耶其再
議廷和偕蔣冕毛紀奏言前代入繼之君追崇所生
者皆不合典禮惟宋儒程頤濮議最得義理之正采
而行之可為萬世法帝益不悅命博考典禮務求至
當廷和冕紀復上言三代以前聖莫如舜未聞追崇
所生父瞽瞍三代以後賢莫如光武亦未聞追崇所

生父南頓君惟陛下取法二君澄亦會廷臣再三執奏俱留中不下

臣等謹按漢定陶共王立廟議師丹是而冷褒段猶非宋濮議司馬光王珪是而韓琦歐陽修非珪議惟稱皇伯為前無所據而其所駁稱帝稱皇立寢廟之說則當廷和執二議以定興獻王典禮並引舜及光武故事為證語最明切所謂壓抑私情所以尊嚴祖考固萬世之公論也

特不加本生之號而稱之曰叔父母則沿皇伯之誤所以啟嘉靖父母互易之疑誠如

御批所云早定本生名號張璁等亦無由伺間陳言也

兵科給事中夏言上端政本疏畧云本源之地不治則末流可憂伏願陛下每日視朝之餘即御文華殿聽政凡內外大小臣工章疏悉賜觀覽召入內閣大臣從容講論斟酌裁決凡事情重大者敕下廷臣集議不宜謀及褻近徑從內批即有寢罷亦宜明示外

廷臣愚欲乞陛下敕令內閣專一擬旨司禮監專一進奏雖聖旨有所予奪亦必經由內閣議而後行則朝廷之政無一不出於正矣疏入帝嘉納之

臣等謹按武宗任用中涓致使章奏沉匿暱比羣小之失誠前事之亟宜戒者夏言抗疏首陳此議可謂知所先務其所云召大臣從容講論斟酌裁決蓋即成祖任用解縉金幼孜等之意當時閣臣如楊廷和輩嘉靖果能專於委任而

不為張桂所搖惑則得人以行法何患政體之不清夏言此疏固可與林俊親大臣之疏並稱也惜其柄用既隆乃以剛愎自恣取咎伏讀

御製夏言請端政本詩云用言政稍清郊禮復兩議自結主上知強直漸驕志蓋深惜言之強直而卒以驕敗也

五月以袁宗皋為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宗皋由進士授興府長史帝即位擢禮部侍郎尋

金定日錄 卷之六
入閣自是藩邸舊臣俱以扈從功不次擢用

臣等謹按嘉靖嗣位慈壽之隆養未聞康陵之典禮未畢惟汲汲於崇奉興獻已不能盡為人後之義矣然猶曰天倫至性也至是凡興府官僚俱顯擢是直市恩於藩邸舊人而示天下以私也夫私必害公無怪乎望風希旨者揣測逢迎借議禮以干進已

秋七月進士張璉上疏請尊崇所生立興獻王廟於京師畧曰漢哀帝宋英宗皆預養宮中立為儲貳其為人後之義甚明今陛下以倫序當立承祖宗之統與豫立為後養之宮中者不同議者謂孝宗德澤在人不可無後假令聖考尚存嗣位今日恐弟亦無後兄之義且迎養聖母稱皇叔母則當以君臣禮見恐子無臣母之義禮長子不得為人後聖考生陛下一人利天下而為人後恐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臣竊謂今日之禮宜別立聖考廟京師使得隆尊親之孝

疏入帝大喜下廷臣議召廷和冕紀入授以手敕尊
父為興獻皇帝母為興獻皇后祖母為壽安皇太后
廷和等持不可仍封還手敕於是給事中朱鳴陽等
交章劾璉帝不聽
臣等謹按立廟京師冷褒段猶之說也張璉祖
與紆之而其措辭更巧於褒猶其所言不同豫養宮
中子無臣母之義子無自絕其父母之義數言
實巧於窺上意而動上聽夫嘉靖入嗣大統固

嗣大宗主神器之統也雖迎立由藩邸與漢哀
帝宋英宗之豫養為儲貳者事有不同然可稱
本生以全其私恩不可立考廟以紊其統緒且
嘉靖嗣孝宗非嗣武宗弟固未嘗後兄也使興
獻王尚在而嘉靖入立亦第能稱興獻王為本
生父妃為本生母不得稱之曰帝曰后也稱之
曰本生父母則固無臣母之嫌亦無自絕其父
母之嫌矣夫禮寧廢小宗不廢大宗興獻王雖

止生嘉靖一人而既入繼大統則不得復顧其
小宗況以益王子後興國毛澄之議固情義兼
盡乎凡璵之說皆巧為傅會而實無當經意不
足為據歐陽修之濮議但陳義未當而其人非
倖進者璵則意在於進說以取榮其心為可鄙
已

御製張璵疏議大禮詩曰張璵善逢君議禮強分析
誠足以誅其偽辨矣

帝屢諭閣臣早定大禮會母妃至通州聞朝議考孝
宗志曰安得以我子為他人子止通州不入帝聞而
泣啟慈壽太后願避位歸藩羣臣悚懼楊廷和等見
勢不得已乃請稱興獻王為興獻帝王妃蔣氏為興
獻后並尊憲宗貴妃邵氏為皇太后而以慈壽皇太
后懿旨行之廷和意假母后示非廷議也興獻后既
至京師尊崇議定詔告天下越數日帝復手敕加興
獻帝后以皇號廷和等上疏請正綱常昭典禮畧云

金定日金 卷一
漢宣帝繼孝昭後追諡史皇孫王夫人曰悼考悼后而已光武上繼元帝鉅鹿南頓君以上立廟章陵而已今興獻加稱帝后較之前代已極尊崇若加皇字與孝廟慈壽並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願罷歸尚書喬宇亦言正統大義惟賴皇字以明若加於本生之親則正統混而無別非所以重宗廟正名分也帝曰慈壽皇太后懿旨朕不敢違廷和復偕禮臣執奏編修陳音給事中朱

鳴陽御史陳昌等百有五人皆言稱皇非是請斥張璉邪說俱不報

臣等謹按楊廷和於尊崇定議特假慈壽懿旨行之蓋以出於廷議則事難挽回出於母后則可俟上意稍悟再行更正廷和於此可謂達於處事善於行權者已乃嘉靖猶欲加以皇字則廷和固不能不爭其所引漢宣光武二事正足為尊崇引證漢宣以嫡承統猶不尊崇悼考光

武功在中興猶不尊崇鉅鹿南頓古人質樸而
公義私情兼盡如此則尊崇興獻何必更加皇
字乎

御製楊廷和請正綱常疏詩云大禮議盈廷漢宋舊
章証嘉靖重本生私親統移正許廷和之守禮也
嘉靖元年春正月郊祀甫畢清寧宮後殿災楊廷和
等因言興獻帝后加稱列聖神靈容有未安今天災
示戒昭然可見給事中鄧繼曾亦以為言帝勉從衆

議乃稱孝宗曰皇考慈壽皇太后曰聖母興獻帝后
止稱本生父母不稱皇

臣等謹按郊祀甫畢而後殿告災謂非加稱帝
后天意示戒不可當大禮議起時璫鄉人胡鐸
意亦主考興獻璫邀之同署鐸曰主上天性固
不可違天下人情亦不可拂考獻王不已則宗
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當有祧以藩封虛號之
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固不可也鐸此說義

既持平而其所謂考不已則宗數語實洞燭璵以崇奉媚其君之意蓋嘉靖固欲以立廟稱帝為孝也廷和等因事納諫改稱本生可謂能彌縫其失矣乃嘉靖雖勉從羣議而私厚其親之念究未能平故後此桂萼復得逞其浮說也

山東叅議韓邦奇疏請慎刑獄以光新政畧云國家法古制刑內則總之三法司外則總之提刑按察司後又特差監察御史審錄都御史巡撫皆付以糾察

之寄其法詳且盡矣至於錦衣衛之設蓋以待隱罪極惡非以為常者也然其制止行於畿內至正德以來權奸假此報復私讎中傷善類天下洶洶幾至大亂使非聖明繼世革而正之天下未可知也近者聖母駕過山東高唐州同知金波供應有缺陛下詔錦衣衛官校拏至京師天下愕然驚疑謂聖明在上亦復有此夫金波小臣何足動天下之聽聞而錦衣官校出京拏人則固天下聽聞之所繫也伏望特宥金

波之罪自後在外府州縣官有犯付之按察司三司
官有犯付之撫按官撫按官有犯付之三法司如此
則內外相承體統不紊疏下所司

臣等謹按嘉靖嗣位之初盡革先朝秕政及是
而猶有錦衣衛逮官之命者蓋嘉靖私於所生
當議禮時方怒廷臣之忤已故一聞金波事遂
不覺怒之深而發之暴以金波之慢於供億與
廷臣不肯尊與獻帝意同故不倚任法司而倚

任官校也邦奇當詔旨既下之後獨能剴切直
陳不以事涉母后而畏避不言復能推論內外
相承體統可謂不忝職守

御製韓邦奇請慎刑獄詩云審錄無偏徇咸中斯有
慶然則非法凌虐不有害於明刑弼教之治乎
刑部尚書林俊疏請親大臣畧云太祖未旦臨朝晡
時始還宮處宋濂劉基章溢等禮賢之館太宗每當
奏事畢令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等商機密漏下十五

刻而退仁宗賜士奇等及蹇義夏原吉繩愆糾謬圖書令協心贊輔宣宗每召儒臣燕見從容咨訪英宗親決章奏厭左右干預密語李賢執阻賢曰在獨斷憲宗初年時與李賢彭時等議政議禮孝宗時召劉健李東陽謝遷劉大夏戴珊等討論理道正德間羣邪鼓扇干紀亂常幸聖神入承大統釐革一詔中外騰歡然而數月之間天人之意似若稍異傳曰為君難陛下勿謂善始之易尤當計善終之難也其道親

君子遠小人是矣聞近時經筵少開諸臣延接頗少至大臣亦少宣召陛下所託腹心以共成嘉靖之化者何人偶亦未之思耳臣又惟移風易俗道化先之朝廷天下之觀陛下身率之以立化本摺紳民庶之觀士大夫先奉之以立化基則下觀而化渾樸之風不改侈靡之俗盡革疏入帝嘉之而不能行

臣等謹按嘉靖是時年甫十六性固英敏可與有為而與治同道與亂同事擇術之功資於啟

沃者自不可緩林俊臚列太祖以來親大臣故事而歸之親君子遠小人其所云數月之間天人之意似若稍異詞尤悚切末又言移風易俗之本於嘉靖事齋醮及遣官督織造諸事皆隱有所規正而士大夫宜先導渾樸之風則又為張璉等巧詞取寵者辨其邪正意欲感悟君心輔成君德誠不愧大臣之道惜乎嘉靖之不能用也

御製林俊請親大臣詩云勤學屏異端節用辨益損於林俊用意所在特揭其要所以予俊者至矣二年夏閏四月帝用太監崔文言始修醮於宮中給事中劉最劾文左道糜帑帝怒謫最判廣德州文憾不已嗾其黨芮景賢奏最在途乘巨舫取夫役逮最下獄戍邵武其後帝益營齋醮命夏言充監禮使湛若水顧鼎臣充導引官鼎臣進步虛詞七章帝優詔褒答自此詞臣多以青詞干進矣

臣等謹按齋醮之營道家邪說也嘉靖方以制
禮自任乃因宦寺獻媚遂為所惑無識甚矣劉
最疏劾不媿諫臣而乘舫役夫之讒巧於動聽
宦寺之可畏如此至湛若水顧鼎臣夏言輩供
職詞垣相率以青詞結主知何其鄙也昔宋臣
王旦不諫天書論者猶以為相業之玷况傳會
神仙虛語以求媚梯榮乎

秋八月封張鶴齡為昌國公鶴齡昭聖太后父昌國

公張巒子也帝即位以定策功嗣封時並封后父陳
萬言為泰和伯子紹祖授尚寶丞吏部尚書喬宇言
太后戚屬無生封公者萬言封伯既驟而子授尚寶
非制願守典章以垂萬世不聽嗣萬言乞武清東安
地各千頃詔戶部勘閒地給之巡撫劉麟上疏乞免
查撥莊田不納竟給田八百頃

臣等謹按嘉靖於興國太后千秋節命婦各上
箋覲賀同月昭聖太后聖節先期有旨命婦免

入朝賀兩宮奉養有殊則今之加隆於張氏者
直以其時並封蔣輪邵喜為伯乃連類而及於
鶴齡耳嘉靖天性篤而未知大體其私厚外家
意欲以仰慰興國太后而不知從親之令非孝
也且因加厚於太后外家而並及后父爵既生
封田復從請不能為外戚怙寵之防而適使居
民受撥田之害兩失之矣

御製劉麟乞免查撥莊田詩云舊業設僕佃紛更徒

播遷美劉麟之守正而嘉靖之過自見矣

三年秋七月從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之請更定大禮
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皇太后為皇伯母獻皇帝為
皇考章聖皇太后為聖母員外郎馬理修撰楊慎等
二百有二十人先後伏闕痛哭固爭帝大怒各予杖
戍奪俸有差明年冬頒大禮集議於天下下詔自今
有假言陳奏者罪不宥

臣等謹按本生稱號定已二年矣楊廷和所擬

詔旨有云義專隆於正統禮兼盡夫至情蓋本
程頤之說以立辭大義私情可謂兼盡乃桂萼
復心艷張璉之進倡為異議以博取功名而罔
顧綱常典禮之紊亂伏讀

御批以為陷其君為過舉實名教中之罪人璉萼誠小
人而無忌憚者矣至當時伏闕諸臣未免隣於
過激迨嘉靖內斷已堅越禮逾甚雖有善者莫
能為之匡救而舉朝君子小人之局亦自此分

焉

御製大禮議詩云瀆禮衆激成廷和徒抱恨蓋深惜
之也

六年春三月以翟鑾為吏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
閣預機務帝欲相張璉命廷臣舉素有才望者再推
而璉不與會中官多譽鑾遂用之楊一清以鑾望輕
請用羅欽順吳一鵬不聽

臣等謹按嘉靖罷費宏石琚而欲相璉以不肖

金定日錄 卷之六
為賢以賢為不肖則私心蔽之也廷推而璉不
與是當時朝中清議猶存若從一清之請則羅
欽順之宿德重望吳一鵬之爭大禮侃侃以風
節自持用為閣臣自可望治乃以中官之譽竟
相翟鑾鑾之選悞豈能持正嘉靖之舉措蓋皆
失之伏讀

御批云嘉靖方欲抑制宦官顧於命相大事惟若輩之
言是聽又豈能防微杜漸者乎深以嘉靖不從一清

之請為非也

夏五月總制兩廣軍務王守仁撫降田州蠻守仁上
言岑氏世効邊功宜存其祀請割田州地別立一州
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分設巡檢司以盧
蘇王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報可田州以安

臣等謹按守仁討南贛賊力主勦滅平田州蠻
定計招撫成功一轍而勦撫異宜者何哉南贛
汀漳羣寇皆內地之民嘯聚為盜不得不嚴非

種之鋤至於田州蠻獠雜處言語不通嗜慾
不同有非流官所能悉其情而抑制之者守仁
主撫可謂洞燭事機矣其後平斷藤峽諸獠蘇
受等請立功自贖連平八寨勦撫兼施勝算獨
握而桂萼以守仁不取交趾拂其意斥其謀畫
失當賞格不行妨賢媚疾不已甚乎

六月詔科道官互相糾劾時方京察桂萼為南京言
官所論萼上言楊廷和廣植私黨今次第斥逐然遺

奸猶在言路昔憲宗初年命科道於拾遺後互相糾
劾請舉行如制章下吏部侍郎何孟春等言憲宗無
此詔萼被論報復無以厭衆心萼言詔出憲宗文集
孟春等言成化中科道有超擢巡撫不稱者憲宗命
互劾去者七人非考察拾遺比帝終用萼言趣令速
舉孟春等乃以御史儲良材等四人名上帝獨黜良
材而特旨斥鄭自璧等數人自璧素敢言權倖側目
已而良材辨疏力詆廷和指孟春為奸黨萼奏復其

官

臣等謹按明史選舉志云考滿考察二者相輔而行考滿論一身所歷之俸考察通天下內外官計之宏治中定京官六年一察之例京察之孟春歲大臣既自陳去留而居官有遺行者給事御史糾劾謂之拾遺宏正嘉隆間士大夫廉恥自重以挂察典為終身之玷是拾遺所糾劾在大臣之遺行而非令科道互相糾劾以佐朋黨之

排陷也桂萼立身不端為言路所糾乃敢矯誣憲宗之旨藉圖報復此虞書所謂讒說殄行罪不可宥者嘉靖乃信用其言何孟春雖再駁之而終不見聽遂使敢言之臣終就貶斥而儉人巧辨竟復其官是非之倒置如此奚以儆官邪乎伏讀

御批云分門植黨之風益自此而熾朝政如此何由使奸黨斂跡蓋偏聽生奸政體之所傷實多矣

秋八月覆治妖賊李福達獄罷謫刑部尚書顏頤壽等四十六人初福達坐妖賊王良李鉞黨戍山丹衛逃還更名午再戍山海衛逃居洛川以彌勒教誘愚民邵進祿等為亂事覺更姓名曰張寅輸粟得太原衛指揮用黃白術干武定侯郭勛其仇薛良訟於巡按御史馬錄得實勛為移書祈免錄不從且劾勛庇奸亂法詔福達父子論死責勛對狀勛懼自訴以議禮觸眾怒為言帝心動勛復乞張璠桂萼為援合謀

騰蜚語謂諸臣借端陷勛將漸及諸議禮者帝深入其言命下福達三法司訊無異詞帝大怒再下廷鞫頤壽等不敢自堅改妖言律帝以罪不及錄怒甚命璠萼方獻夫分署三法司事盡下尚書頤壽等於獄錄不勝刑自誣故入人罪璠萼等乃定爰書言寅非福達錄等恨勛構成冤獄因列上諸臣罪名帝悉從其言寅還職遂編欽明大獄錄頒示天下

臣等謹按李福達妖言惑眾復更名濫廁仕籍

既訊實論死矣乃入郭勛之讒而盡反前獄蓋是時璉萼惡廷臣攻已欲借是以舒宿憤必先授意於勛而後恣騰蜚語嘉靖偏聽生奸遽興大獄刑法總於三法司而命璉萼獻夫攝之是壞祖宗之法也勛有罪而曲庇之是張權奸之燄也縱一妖賊僂辱數十大臣猶以平反歸功璉萼豈非導羣臣以敗法亂紀乎

左都御史胡世寧上執中行政疏畧云臣聞帝王之

學中而已矣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常當涵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則又臨時審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又曰近歲以來人心士習不正妄以將順為逢迎而各欲掠取正諫之名賴皇上天日開明讒說屏除士習一變然恐其間有事實當言而言或過激又心本效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讒邪同棄不無可惜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奸莫之敢論伏望聖明容臣與

吏部細加查訪凡因公降謫官員究其心之公私原
其罪之輕重或還原職或量收敘疏入帝嘉納

臣等謹按嘉靖考興獻作世廟議禮失中矣黜
楊廷和費宏石珪諸臣而亟引璉萼用人失中
矣大同五堡有驕悍之卒李福達陳洸成寃濫
之獄兵與刑胥失中矣而其原皆由於執中之
義不明故喜怒不得性情之正世寧此疏可謂
深切著明伏讀

御製胡世寧執中行政疏詩云涵養無事時寸田濬
清潔施政不偏歆發而皆中節信乎

心法

治法一以貫之矣

八年春正月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新建伯王守仁
卒守仁病篤舉鄖陽巡撫林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
至南安卒喪過江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桂萼劾
其擅離職守詔停世襲卹典俱不予守仁幼時謁上

金定日錄 卷之六
三
饒婁諒與講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讀五經亦
泛濫二氏學數年無所得及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
舊聞忽悟格物致知當返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
曰道在是矣故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從游弟子
甚衆最著者餘姚錢德洪山陰王畿學者稱之

臣等謹按守仁始以劾劉瑾著直節繼以通兵
法任疆事蕩平逆藩剷除積寇功業卓然罕與
倫比當其謫居龍場動心忍性之中忽悟格物

致知之旨非其天資之高詣力之遠安能實有
心得若此惟其生平論學好與朱子牴牾所著
朱子晚年定論一書羅欽順致書與辨極其明
透蓋守仁學主心得而持論未免過高沿及門
人王艮王畿之倫支離縱恣後之論學者遂專
歸咎於守仁過矣伏讀

御批云門徒浸廣欲誇授受之殊以致輾轉滋紛漸生
異說遂招訾議之口不當歸咎師傳誠以守仁之學

金定明錄 卷一
體用兼備不宜執良知之說以相詬病也

秋八月張璫桂萼罷尋召還璫萼素相比及同居政
府遂相失復與楊一清積不相能給事中孫應奎疏
論一清及璫萼優劣其同官王準陸粲相繼劾璫萼
引用私人帝感悟立罷璫萼霍韜攘臂言曰張桂行
勢且及我乃疏詆一清力為璫萼辨雪帝即召璫還
韜再疏詆一清帝令三法司會廷臣議刑部尚書許
讚請削一清籍璫故三上密疏引一清贊禮功實以

堅帝意俾速去帝遂令一清致仕復召桂萼入閣

臣等謹按張璫桂萼以議禮同進及萼長吏部
璫入內閣積不相下小人之情態類如是楊一
清以故相復起璫方望為援引而一清請召謝
遷遇璫多所裁抑此璫萼所以怨一清也孫應
奎請論三臣賢否以定用舍一疏持論平允乃
嘉靖既因應奎疏論而罷璫萼復因霍韜詆訐
而罷一清進退大臣舉棋不定而於三臣之優

劣仍茫然未有辨也夫一清練達國體固勝於
璫至萼則更下於璫矣若霍韜則小人之尤者
也伏讀

御批云進退黜陟惟君所命乃云張桂之行勢且及我
遂因而攻訐一清其貪詐奸險之情態更無所不至
誠足誅奸回於既死矣

九年夏五月作四郊帝覃思制作之事以天地合祭
為非禮欲分建二郊與日月為四令給事中夏言陳

郊議禮部集羣臣議上帝曰分祀良是乃命建圜丘
於南郊其北為皇穹宇建方丘於北郊其南為皇祇
室以二至日祭建朝日夕月壇於東西郊以春秋分
祭祈穀南郊則以正月上辛行之言又疏贊二郊配
享南北郊太祖獨配孟春大祀殿太祖太宗並配帝
又議建雩壇於孟夏行大雩禮議太社太稷以句龍
后稷配議祀帝社帝稷於西苑祀高禩之神於皇城
東雖皆命下禮官多以獨斷行之

臣等謹按明祖初年用李善長等議建園丘於鍾山之陽建方丘於鍾山之陰洪武十年始定大祀殿合祀之禮永樂間京師大祀殿儀制一如南京及是嘉靖分建兩郊洵為復古顧朝日夕月竝號四郊太社帝社制鄰繁複有考古之志而不免泥古之迹誠如

御批所云不為酌今古以觀會通亦未得謂之盡善也已

秋九月罷雲南鎮守中官其後四川浙江湖廣福建兩廣及獨石萬全永寧凡內臣之為鎮守者撤除殆盡

臣等謹按中官不預外事明祖制也嘉靖習見正德時宦寺之禍即位後御近侍甚嚴雖與邸舊人皆謹飭不敢肆至是凡為鎮守者悉撤除之可謂能斷已其後復罷倉場中官又裁革京營提督監鎗太監於是諸奄斂跡終嘉靖之世

四十餘年不敢為惡傳曰去疾莫如盡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嘉靖能由舊章所以能除惡也

冬十一月始祀昊天上帝於南郊禮成大赦

臣等謹按嘉靖釐定祀典事事援據禮經乃初舉明裡即踵唐宋故事普行大赦禮經其有此耶且園丘方澤之典歲事有常若因茲推恩肆眚則法弛網漏國多幸民失政甚矣

御批云是時嘉靖怠氣漸生親郊已成僅事遂不免粉飾誇張足以直抉其隱已

十二年冬十月大同兵亂殺總兵官李瑾時小王子屯大同塞外瑾浚天城左孤店濠趣工急卒王福勝等焚殺瑾因焚巡撫潘倣署倣奏瑾激變帝命兵部左侍郎劉源清總制宣大諸鎮軍務同總兵邵永討之師次陽和倣等密捕殺叛軍數人繫賊首王保等以獻請旋師源清懲昔胡瓚事不欲已遣叅將趙綱

入城中大索訛言城且屠亂卒復鼓譟永兵至城下
大掠五堡遺孽遂盡反迎戰出前叅將黃鎮指揮馬
昇楊麟於獄奉為帥死守源清請益師至五萬復請
募九邊兵增總制官禦寇已得專事攻城帝不許源
清仍百道攻之帝怒奪其職以張瓚代瓚未至郎中
詹榮督餉大同察馬昇楊麟無叛志宥其死俾自効
昇等結心腹擒斬首惡黃鎮等以獻亂乃定

臣等謹按將惰士驕師行所忌然大同兵亂止

係將帥駕馭失宜潘倣言李瑾激變隨密捕叛
軍擒渠以獻其捍禦邊陲可謂鎮靜矣不得以
姑息養奸責之也劉源清受總制之命即云懲
胡瓚前事不欲草率旋師亦當申嚴軍令整飭
戎行使有罪者必誅無罪者安堵無恐始足彰
朝廷之威德乃大索不已繼之大掠是激變又
益一瑾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觀詹榮
之離間其黨可知叛卒本不難戢源清縱兵殃

民其獲罪不亦宜乎

下建昌侯張延齡於獄削昌國公張鶴齡爵初興國太后入宮皇太后猶以藩妃禮遇之帝頗不悅會延齡為人所告帝欲坐以謀逆族其家皇太后窘迫無所出欲為請帝謝不見張孚敬言延齡守財虜耳何能反法司治延齡前事坐違制殺人論死及秋盡當論孚敬又上言皇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帝恚以危語怵

孚敬孚敬仍力爭以故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鶴齡以延齡故削爵謫南京指揮

臣等謹按鶴齡兄弟自宏治間並驕肆及是延齡坐違制殺人論死外戚恃寵不法罪由自取顧嘉靖以昭聖太后之嫌必欲致其兄弟於死地不免設成見以斷獄矣其後奸人班期于雲鶴告延齡兄弟挾左道咒詛逮鶴齡下詔獄昭聖太后至衣敝襦席橐為請而不得洎鶴齡瘦

死延齡終昭聖太后世得長繫實由孚敬力爭
免於重典孚敬素稱忮刻而於延齡事獨能一
再諫爭誠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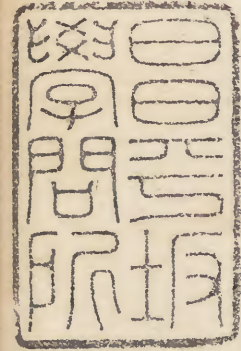
御批所云欲藉此以沽名末路否則素與延齡兄弟交
通假公議以行私惠者也

十三年夏四月削給事中張選籍時帝久不親祀事
時享皆遣郭勛攝選上言宗廟之祭惟誠與敬孔子
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孟春廟享遣官暫攝中外臣心

知非得已茲孟夏禘祭儻更不親行則迹涉怠荒如
或聖體初復未任趨蹌亦宜靜處齋宮以通神貺帝
大怒命執選杖闕下帝出御文華殿聽之是夕不
大內繞殿走製祭祀記一篇一夕鉞成明旦分賜百
官削選籍

臣等謹按饗者鄉也交於神明不同於所安褻
嘉靖更定祀典欲媿隆古制乃宗廟禘享率遣
一官攝行然則前此之張皇制作不皆涉於虛文

乎書曰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嘉靖怠明裡而斥
 直諫於奉先接下之道均失焉而其本則誠敬
 之心不至也雖祭祀有記亦適成為拒諫飾非
 而已



文政辛巳

